



不能再过那种日子

李鐘惇 崔 健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李鍾淳 崔健著

不能再过那种日子

冰蔚譯

中國戏剧家协会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不能再过那种日子”，是朝鮮最近几年来优秀的剧作之一，曾榮獲第二次“紀念朝鮮人民軍建軍五周年文學藝術獎”一等獎，并已拍成電影上映。

本剧描寫了朝鮮開城附近一个農村的農民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前、朝鮮戰爭期間和朝鮮戰爭以後各个时期的生活。过去，農民們在美李統治下的南朝鮮过着暗無天日的日子。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他們獲得了解放，分得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積極支援前綫。在人民軍暫時的战略撤退时期，这个村子又陷入敌人的魔掌，美國強盜和李承晚匪徒大量屠殺人民；同时，游击隊也展開着激烈的活动。不久，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反攻，重新解放了这里，農民們怀着無限的欢欣和感激迎接新的幸福的日子，并投入了恢复、發展战后人民經濟的斗争。

全剧自始至终充滿了对敌人的強烈仇恨和对人民的無限热爱，刻划出近几年来三八綫一帶南朝鮮農村的真實面貌和人們的內心感情。

剧中并刻划了美李匪幫及其特务的丑態和罪惡，以及一个隱居故鄉的老知識分子的轉變。

李鎮淳 崔 健著

不能再过那种日子

冰 蔚 譯

中國戏剧家协会編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26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4 字數 66,000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6,000 定價(7) 0.30 元

新解放的开城地区,某村朴实正直的人們为新生活而斗争。

故事开始于偉大的祖國解放战争爆發以前不久的一九五〇年六月,到战后恢复、建設人民經濟时期結束。

人 物

黃南七 農民。

金大媽 黃南七的妻子。

黃 勇 黃南七的大兒子。

黃勇得 黃南七的二兒子。

黃彩鳳 黃南七的女兒。

朴 邁 黨組織派來的指導員。

德 鎮 地主家的老長工。

高 福 地主家的年輕長工。

文成光 村里的青年。

韓善姬 黃勇的未婚妻。

高雪奉 隱居在故鄉的教育家。

高河洙 高雪奉的兒子,黃勇的朋友。

金允涉 本村人,取員。

地 主

宋一波 地主的女婿,特務。

哈利遜 美軍上尉。

卞 漢城來的年輕特務。

警 察

黃南九 黃南七的弟弟。

基先嬌 農婦，兒子被抓去當“國防軍”。

村里的人們，游擊隊員們，“國防軍”，警察，美軍。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五〇年，敵人侵略三八綫以北地區 朝鮮人民偉大的祖國解放戰爭爆發的前夕。

地點 開城西南約四十里的豐德平川，在江華島上可以望到這個地方。

布景 農民黃南七的破草房，座落在一望無際的豐德平川上。右邊是廚房。廚房旁邊是一個窗上挂着布帘的房間。左邊是一條眼看就要塌下去的土廊。繞過土廊，有一堵剝蝕得很厲害的牆。牆那邊是通往村子的路。牆上挂着斷了格子的破門，生鏽的農具等。使人一看就知道這是處於絕境的南朝鮮窮苦農民的家庭。

與這種窮苦景象迥然不同的大自然，充滿着朝氣，廣闊的平川伸向海邊，隱約地可以看到海那邊江華島上的群山。天色逐漸黑起來。
〔幕啓時，勇得低頭坐在廊台①邊上，很氣憤的樣子。

〔彩鳳象是要把有病的媽媽攙扶到屋里去。衰弱 的媽媽吃力地爬起來，又歪着身子坐在廊台上。

金大媽 （吃力地）你爹，又為坡上那塊稻田出去啦？

黃彩鳳 爹說再去求求地主。

金大媽 地主不答應，就沒有指望了……。

黃彩鳳 不管怎麼說，天下哪有搶人家田地的道理？欠錢，不

都是在秋收以后还么？

金大媽 是啊……。

黃彩鳳 搶就給他搶吧！沒有田也一樣活！

金大媽 你說什麼？不成！那塊田，是用血汗掙來的呀！你爺爺打八歲那年就給人家扛活，四十三年呀，在人家廚房角吃些剩菜冷飯，給人家沒命地干，累得連氣都喘不上來，好容易積了几个錢，買下了那塊田。後來種那塊田，又過了十年，五十歲那年才成的家，生了你爹。我到黃家來，這幾十年就靠吃松樹皮、野菜過日子。窮得給人家種了多少年的田，也從來沒賣那半垧田啊。他們是看咱們有塊田就眼紅啊！這些日子你爹脾氣怎樣啦？可不能在你爹面前這樣說！

黃彩鳳 媽！您別為這件事難過了。您好些麼？

金大媽 你爹出去這麼久了，怎麼還不回來？

黃彩鳳 就會回來的，您不要老挂念着，我不是說過了……，媽！您好好養病吧，病好了再說。

金大媽 （看着勇得）他吃什麼沒有？

黃彩鳳 ……媽，您還是進屋躺着吧！

〔彩鳳扶着媽媽走進里屋。

〔勇得嗽了一下廊台角上貼着債主封條的米甕，又抬起頭來望着天空長嘆了一聲。

〔彩鳳從里屋出來。

① 朝鮮農民睡炕，炕外有一間木板鋪成的房間，夏天可以乘涼，叫做“廊台”。——譯者。

金大媽 (拉开里屋的門，端着一碗粥) 勇得，吃吧！

黃勇得 不，不吃。

金大媽 (把粥放在門外，向彩鳳) 給他端過去。(把門拉上)

黃彩鳳 (把粥端到勇得面前) 吃吧！

黃勇得 (不耐煩地) 我不是說不吃嘛……。

黃彩鳳 你知道，你吃了媽才放心！

黃勇得 誰要吃媽的粥來着？

黃彩鳳 (心疼地望着弟弟)……。

黃勇得 姐姐！我到哪兒去呢？

黃彩鳳 你想走？

黃勇得 我不想在家里待下去了……。

黃彩鳳 勇得！（她怕被媽媽聽見，拉着勇得走到院子里）你怎麼這樣想，媽不是病得挺厲害嗎？

黃勇得 (大聲地) 姐姐，瓮里的米是咱們借來的，為什麼不許咱們吃？

黃彩鳳 唉！你怎麼管起這事來了？媽有病，你可不能鬧……
(勸他) 勇得，世道還能老是这样嗎？咱家會有好日子過的時候。那時候，你还可以上學哪！

(韓善姬不聲不响地走進院子。)

黃彩鳳 (高興地) 善姬姐！

韓善姬 聽說大娘的手腳都腫了……。

黃彩鳳 看樣子媽的病更厲害了。

韓善姬 (拉開門朝里面望了一下，又把門拉上) 睡啦，吃些有油水的東西，也許會好些……。

[稍停。]

黃彩鳳 善姬姐，你是打江華島來的嗎？

韓善姬 是啊，給大娘弄了些葯來。

黃彩鳳 真的？

韓善姬 （拿出葯來）一次吃三粒，用水化開吃。

黃彩鳳 （接過葯）這……，媽該多麼高興啊……。

韓善姬 （對勇得）你怎麼啦？

黃勇得 唔。

黃彩鳳 連個好也不問，真……。

〔村里傳來吵鬧聲。〕

黃彩鳳 （望着吵鬧的地方）天天抓壯丁，抓去當“國防軍”，白天黑夜都是這樣……。

韓善姬 我們江華島上這陣子一個年輕人也沒有了！晚上是不是也到這村來抓伏，抓去往三八綫一帶的山上運子彈？

黃彩鳳 還沒有。自從上回帶着干糧到開城，修通松岳山的公路以後，再也沒有出過伏。

韓善姬 噢……我明白了。

黃彩鳳 姐姐，明白什麼？

韓善姬 想侵犯北朝鮮，叫我們島上的人運子彈，可是對三八綫附近的人，竟什麼也不讓知道。開城城里的人花天酒地，離開城三四十里地的人卻到松岳山修公路，這……，李承晚搞鬼，誰也看得出來！

黃彩鳳 原來是這麼回事，因為這裡靠三八綫近，想玩個花招蒙住別人的眼睛。

韓善姬 這都是美國鬼子叫李承晚干的，誰不恨把咱們朝鮮人不當人的美國鬼子！

〔村里又傳來吵鬧聲。〕

〔台后有女人喊：基先！基先！〕

黃勇得 大概是把基先抓走了！（想出去）

黃彩鳳 勇得，不要去！这几天到处乱抓，也不管你歲數够不够。

黃勇得 不要緊。（下）

黃彩鳳 找地方躲一下！

〔稍停。〕

黃彩鳳 （朝下下望了望，低声）前天夜里哥哥回來了一趟。

韓善姬 （又驚又喜）真的？

黃彩鳳 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別人都不知道。

韓善姬 警察这几天盯得緊，我們江華島上这几天抓了不少人，凡是看你不順眼就抓。怎么样，他当天夜里就走了？

黃彩鳳 嗯。

韓善姬 沒留下什么話？

黃彩鳳 他說姐姐來，叫我告訴姐姐，他回來過。還說，以後能見面……。

韓善姬 以後能見面…… 怎么才能見面？剛從監獄出來，身體還沒復原，就得躲起來……。

〔黃勇從後院悄悄地走出來，打扮成農民模樣。〕

〔善姬和彩鳳吃驚地看着黃勇。〕

黃勇 （對彩鳳）你出去放哨。

〔彩鳳下。〕

韓善姬 這是怎么回事？

黃勇 我在籬笆那邊的麥地里躲了几天。

韓善姬 不危險嗎？

黃勇 別看蠟燭能照亮，可是最黑的地方就是蠟燭底下——

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韓善姬 还是小心点……。

黃勇 我这就走。

韓善姬 到哪儿去？

黃勇 事情那样多，我真不知道得先做哪一件。農民們多么

恨“農地改革”^①和征兵，簡直恨入了骨髓。我很想去見

見上級，听取指示。敌人天天在瘋狂地准备進攻北朝鮮。

現在，坡州、青丹那边有許多青年被抓了壯丁，都給运到

議政府訓練營去了。善姬，我立刻得到坡州一帶去和同

志們組織反征兵斗争。在这里是很难活动的，你看呢？

韓善姬 这样倒好。

〔二人对視了一陣。〕

〔稍停。〕

黃勇 (从草帽里掏出一張紙条)这上面寫着“農地改革”的坏处，

和它怎样欺騙、剝削農民。回去仔細看看，有机会就向島

上的農民宣傳。

韓善姬 (接过紙条)好。

黃勇 放在鞋里吧，那兒保險些。

韓善姬 (把紙条放在鞋里)这就走嗎？

黃勇 ……。

韓善姬 今天是六月二十二啦。

① 南朝鮮反动政府实行的对地主有利的土地“改革”。——譯者。

黃勇 我知道，我怎么能忘，昨天、前天，二十号，应当是咱們結婚的日子。

〔善姬把头偎倚在黃勇的胸脯上。〕

黃勇 善姬！不要悲观，幸福的日子一定会來的！

韓善姬 （抬起头）你快走吧，久了会出岔子。

黃勇 ……（望了一下里屋，稍停）

韓善姬 大概睡了。

黃勇 （把金大媽放在廊台上的草鞋擺好）你多照看一下媽吧。

韓善姬 （点头）……。

〔有人說話：“姐姐！”（这是彩鳳）〕

韓善姬 快……。

黃勇 再見。（消失在后院籬笆后）

〔稍停。〕

文成光 （上）什么时候過來的？

韓善姬 你好？早過來啦，这就要过去。

文成光 唉，可惜黃勇不在家……。

韓善姬 別开玩笑，我是來看媽的，以后还常來，天色不早了。

（拉开門，朝里屋看了一下，又走回來）

文成光 （小聲地）看到黃勇了嗎？

韓善姬 沒看見。

文成光 我們听到了不少好消息。

韓善姬 是嗎？

文成光 他回过村子。你知道这点就行了。

韓善姬 ……（感到意外，不知怎样答才好）

文成光 噢，我不应当說出來，說錯了。

韓善姬 不。再見。

文成光 祝你平安。

〔善姬下。〕

文成光 (從大門里望着善姬的背影，自言自語地) 可惜，錯過了結婚的日子……。 (彩鳳走進來) 這幾天怎樣？我看見他們連麥地都打上封條了……剩下一塊麥子，又沒有熟，這不是要人的命嗎？……

黃彩鳳 吃野菜，還不至于餓死。不過，我真擔心媽的病。他們搶走了地里的庄稼，已經使人恨透了，可是又把借來的糧貼上了封條……。

文成光 聽說借了二斗小米。

黃彩鳳 你看，爹晒着熱火大太陽，從幾十里外背回來，真……。 (望着米甕)

文成光 這些傢伙，不是人！他們想吃人的骨髓。日本鬼子統治的時候不好過，美國鬼子來了更不好過！ (忽然想起什麼，高興地) 不能白白地餓死，不能拿些出來吃么？

黃彩鳳 這是官家貼的，比刀還厲害，怎麼敢動？

文成光 活命要緊，別的以後再說。

黃彩鳳 ……。

文成光 到我們地裡去割些麥子吧。

黃彩鳳 ……。

黃南七 (上) 成光來啦。

文成光 嚶，大叔，這幾天勞神了……。

黃南七 不要緊。

黃彩鳳 爹，怎麼樣了？

黃南七 什么世道！天下哪有白白搶人田地的道理？自古以來，不管世道多么不好，欠誰的錢，自己的東西總會讓你
有吧？！

黃彩鳳 地主說些什麼來着？

黃南七 說什麼？強盜！找不找都一样……他沒在家！我
去找過高先生，他說叫咱們放心，他到官家去給咱們說
說情。

黃彩鳳 要是地主還不答應呢？……官老爺們只要有酒喝，
就會跟地主穿連襪褲……。

黃南七 高先生懂法律。

文成光 高先生，平常說的不錯，誰知道肚子有什麼東西！

黃南七 不，他說的話向來都是對的。人家在漢城辭掉教授
這門好差事，大概是因為不喜歡李承晚的政府。

文成光 聽說他和地主、官老爺們都挺好的。

黃南七 不，他心中有底，和他們不一樣……。

文成光 有底，有什麼用？他這種人還能为咱們流血？

黃南七 別隨便講人家。誰看見這家那家的孩子給抓走了不
心疼？誰不恨李承晚在美國鬼子指使下關得我們不安
寧？

文成光 (小聲地)這種日子長不了，北朝鮮不是已經實行土改
了嗎？咱們也會有那一天的：種自己的地。

黃南七 (霍地站起來)誰知道呢！

黃彩鳳 (把藥給爹爹)善姬姐拿來的，她說可以消腫。

黃南七 (接過藥)好姑娘，還沒過門，婆婆就吃上媳婦的藥
了……死了也甘心。(把藥給彩鳳)快叫你媽吃吧。

黃彩鳳 得先用水化開哩。

黃南七 哎，統統搗碎合上蜜糖。

黃彩鳳 爹，這樣，葯勁不就小了嗎？

文成光 沒有什麼，這樣更好，我先去搗……。〔接过葯，用破布包起來，在廊階上搗〕

黃南七 〔看着粥碗〕沒吃？

黃彩鳳 吃了兩三匙，再也不吃了。

黃南七 人是鉄飯是鋼，不吃病怎麼會好……老躺着，更不好受……。

〔勇得無精打彩地走進來，倚在廊台柱子上。〕

黃南七 不吃就給他吃吧。〔盯着勇得〕

黃彩鳳 媽先前就叫他吃，可是不管你怎麼說他也不吃。

黃南七 大概是不餓……。〔問勇得〕你打稻田里來？水怎樣了？

黃勇得 我肚子痛，走到半路就回來了。

黃南七 肚子痛？大概是餓了，……不挨餓不懂得日子難過……。〔拿起鉄鏟要走〕我去看看……。

〔远远的北方傳來了槍炮聲。〕

〔黃南七傾听着。〕

文成光 北朝鮮為了南北和平統一，出那麼大的力，可是這些小子竟來這個，我看他們是想鬧事。

黃南七 是啊，這兩天有不少美國軍官坐汽車到三八綫，來來去去呢……。

〔宋一波鬼鬼祟祟地四下張望着神色慌張地上。〕

黃南七 怎麼啦？……

宋一波 〔不住地朝外面看〕快，快，給我一套衣裳，舊的也

好……。

黃南七 (对彩鳳)快拿我那一套來。

〔彩鳳連忙走進屋去。〕

宋一波 能看到黃勇吧？

黃南七 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啊。

〔彩鳳拿着衣裳走出，給宋一波。〕

黃南七 太旧……。

宋一波 沒有什麼。(走到厨房后面去)

文成光 他是誰？

黃南七 地主的女婿，叫宋一波，从漢城來的。

文成光 (贊嘆地)噢。听说他在“五·卅”^①选举的时候，一个人砸了选举站，后来給抓住关進了監牢，又逃了出來……。

黃南七 彩鳳，出去看着。

〔彩鳳跑到外面去。〕

宋一波 (已換了裝，把脫下的西裝交給黃南七)賣了它，再做件吧。

黃南七 不，不用，还是您賣了作路費吧。

宋一波 我是逃出來的人，不方便，您那草帽也借給我用用吧。(戴起黃南七給他的草帽，匆匆走出，又匆匆走回)我得見見黃勇同志……。

黃南七 真……，就是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啊……。

〔宋一波下。〕

①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李承晚匪幫举行的伪选。——譯者。

〔彩鳳走進來。〕

〔成光想跟宋一波走，又停了下來。〕

黃南七（目送宋一波，停了一會兒）把這套衣服藏到後院去。

〔彩鳳接過西裝，從廚房旁邊走到後面去。〕

黃南七 勇得，可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別人！

黃勇得（點頭）

〔黃南七若無其事地拿着鐵鍬下。〕

〔彩鳳從後面上。〕

文成光 比起老丈人來，女婿倒挺不錯……。

黃彩鳳 是啊。

文成光（自語）應當把黃勇的事告訴他……。

黃彩鳳 什麼？

文成光 不，沒有什麼……。

〔萬福上。〕

萬福 勇得，到稻田看水去。

〔勇得搖頭，站起來，走進屋去。〕

萬福 他怎麼啦？

〔彩鳳從成光手裡接過葯，到廚房舀出一碗水，朝屋裡走去。〕

萬福 黃勇大哥昨天晚上回來過吧……？

黃彩鳳 什麼？（吃驚地）大哥……？

萬福 你跑來找我，問你什麼事，你說你哥哥叫我……。

黃彩鳳 什麼？你說什麼？

萬福 看，怎麼啦？

黃彩鳳 你胡說！（轉身走到屋裡去）

萬福 真的，不過……（一本正經地）是我做的夢。